

光緒贛榆縣志卷之三

建寘

城池官廨倉儲壇廟街坊鄉社集鎮津梁

贛榆之有城自元至正二十四年始平章王信所築也

舊志舊係

資治通鑑宋建炎三年山東盜劉忠引眾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將  
軍范瓊遣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降仙入忠壁撫諭不言有城當  
可高二丈池深四尺周四里十有一步劉芳記四步明洪武二年知

縣郎廷珪正德十一年知縣馮澤十四年知縣謝詔先後增修明

芳城池譙樓記正德丙子春河南馮公視縣乃告父老曰曩者盜  
起朔方南寇淮楚是邑當南北之衝賊之蹂踐尤甚民皆鳥散魚  
驚城中蕩然易稱設險城池非所先乎僉曰善侯乃蚤作夜思計  
度區畫分配科派每夫若干築城若干丈高以丈計者三厚半  
之周圍四里一十步加以雉堞飾以黝堊不期月而成又以四門  
舊無譙樓乃捐俸砌樓三楹臺之高廣與樓等門以鐵葉裹之以  
示經久既就緒予偕一二士夫登城四眺眾相謂曰馮公之功大  
矣得無一言以紀之乎予曰公之築是城也使之以時而不勞其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一

力取給於官而不匱其財此民所以樂於趨事不旬日而告成與  
抑侯於吾贛興學校課農桑平市價除道路其所以保障吾民者  
遠矣余不文謹載萬曆十九年知縣樊兆程始易甌城記海州古  
筆以識其歲月云萬曆十九年知縣樊兆程始易甌城記海州古  
郊子國扼控大海跨涉徐揚稱淮安屏障而贛榆處州治之西北  
接連莒沂瑯琊諸邑滄溟沆瀣山谷岑叢即春秋書夾谷之會孔  
子相馬觀其歷階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夫孔子大聖人也固  
數語可卻裔兵歸侵地聖人計以下詎能以口舌震讐彝裔消彌禍  
豐而其所云備者豈盡謀臣計士長鉞勁羽坐折衝而走堅利之  
謂耶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慎用民力書城郎為戒而於  
齊美城邢於晉美城周卽聖人未有不戍城以衛其民而能為國  
者也贛榆舊有土城日久湮圯高不及肩跛羊登牧其上若坦途  
正德辛未劉寇蹂躪達市為墟嘉靖乙卯倭奴狶狶徐兵守無據今  
父老譚之猶惴惴也萬曆丁亥余奉璽書備淮徐兵守無據今  
得與聞而興革之至贛閱其城尺咫海澳而墳垣蕞爾焦然為之  
不寧念今聖明在宥德化旁皇周浹遠邇康又炎霜朔雪雕題鑿  
齒之輩莫不稽首稱藩樊令課農興學省賦均徭四境戴若慈父  
手足頭目相親相衛奚足介意外然使樊令行而繼之者未必盡  
樊君也脫有海島餘孽磨牙搖毒若辛未乙卯卒然騷動安所恃  
以衛人民而莫社稷於是進耆老而與之語樊君欣然曰程不敏



慮此熟矣顧懼非常余日以君之得民而艱於此乎第慮費無從  
耳樊君曰縣南有湖四十里民芟牧其中曩謀值作公家費僅捐  
之民久矣請以其芟草資陶甃其木石徵諸計畝匠廩諸營田粟  
不必請官帑也余曰公羨可需還民之湖可復用乎復召耆父老  
告之故耆父老曰長君來歲省供直禮際與冗費不下二千金吾  
儕小人之故耆父老曰長君來歲省供直禮際與冗費不下二千金吾  
我乎余曰民為邦本城且育其基其可登乎樊君遂條議上纖悉詳  
確余聽而紀綱之請諸總制臺察咸報可於是鳩夫置料交臂受  
事就二垣餘址培數尺許壘巨石截若虹石以上塢夫置料交臂受  
堞睥睨易以堅埴三隅增設重門環城列此下原缺備與起於百  
世之下者乎雖然聞赫赫之譽者多傾耳蒙赫赫之譽者多懼心  
蓋鑄金忌湧譽恐過情而眾心成城聚散攸倏城非其不蓋邑非  
民不覆隍不易君成而城亦成矣終始可託腹心寄爪牙即解繩不  
讓渤海而臥治奚以長孺羨也樊君曰謹受教樊君為耆父老舉  
酒觴余曰此君之功也諸臺院之命也聖天子振飭吏治加  
意海邦之化也余何為哉余何為哉迺以其觴高廣如舊池澗二  
觴樊君為賦詩贈之且紀其年月銘諸貞石云高廣如舊池澗二  
丈一統志明洪武正德萬曆間增修舊志嘉慶州志萬曆十一年  
知縣馮澤十四年知縣謝誥十五年知縣樊兆程始易以甄又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因舊三門加以譙樓攷職官表馮澤儀封人正德十年任十一年  
調山陽與一統志正合謝誥作謝詔十四年任推尋事理殆馮謝  
相繼修城樊兆程以萬曆十四年任證之聞世科登月城記萬曆  
辛卯是十九年非十五年又劉芳城池譙樓記稱舊無譙樓乃譙  
奉勅樓三楹是馮澤非樊兆程志皆舛誤又言城周六百七十一  
丈以每里百八十八丈計之數亦踏駁後乾隆三十三年下城周  
七百二十五丈與一統志四里有奇之數合矣惟一統志言池深  
二丈則與順治初穆爾謨池淺加濬情事不合深當濶字之誤也  
門有三南曰迎薰北曰拱辰西曰瞻聖皆有譙樓東無門亦樓其

上曰海晏其役凡條銀百兩徵一夫後以為率三十七年知縣徐

應元啟門東南隅曰啟秀尋塞崇禎十年舊志嘉慶州志作十一

知縣徐維翰登南北月城問世科監月城記榆城故板築萬曆辛

而虛南北兩月城意遜盛美弗居以俟後之君子樊治榆稱最口  
碑尸祝久而彌著城其一善也榆東瀕海北當登萊孔道風帆之  
所出沒萑苻之所流逸時有戒心而五十年來倚以為固頻年登  
變倉卒中都設甲繕濬孔亟去年徐侯來會歲祲侯不取民間一



贊一夫蠲奉庀工民不勞而月城以成問記於余余曰昔趙簡子  
不恃晉陽而恃尹何之寬謂為民之所繇和夫民心之本也古之君  
非有以結之弗得而用也城佐勝之具也民決勝之在我也余從諸  
子仁以固之義以鼓之人和地利使不可勝者在我而已余從諸  
先達稔侯之為人忠廉仁恕處名閱約如寒素為鄉里所推服有  
至自贛者道侯善政縷縷不能悉數則信乎侯之能寬而和民也  
夫可勞而勞民用無怨因利而利財用不傷而況乎一暨一夫十  
民間并未知耶月城延袤十丈高眎舊工凡十五日畢役云

五年城樓以兵燬 國朝順治初土寇狎至于是知縣穆爾謨益

濬池為守康熙七年地震城大圯知縣俞廷瑞役民夫補焉四十

三年知縣王甲士重修分城工為三十段責三十鎮民任之乾隆

五年知縣金祖端始請官為修治民樂其便而城亦漸頽弛三十

年 詔普修天下城垣于是知縣王藩李廷芳<sub>二十</sub>次第量功鳩

料至三十三年知縣舒圖南始起厥役期年告成用帑凡一萬九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千八百兩有奇高加二尺周七百二十五丈城舊設夫六十八人

歲給直三百六十兩出諸民家隨賦徵納胥役緣為奸利追呼敲

剝往往倍蓰猶不饜焉三十七年知縣蘇正蒙革之僅留十人官

為給直孫斯份蘇公革城夫碑贛之民無役也所苦獨一城夫夫

之役挾官勢資出民家逐戶苛派追呼陵辱雖至倍蓰猶不足焉

且益高池且益深猶留此數千金嗚呼困矣今朝廷發帑營繕城

侯蒞茲土問民疾苦既濬州河以利畝畝糶倉穀以均出入矣益

革夫銀自乾隆三十七年始留夫十名用備巡邏奉顧之豪髮

志不忘也今贛人思所以不忘我侯 嗣是咸豐十年知縣方鈞以

寇警修城二十八丈濬池長八百二十四丈濶三丈深丈五尺同  
治元年知縣玉亮修城八十五丈七尺益濬池啟明故東南隅門



建重樓其上咸豐十一年九月興工別為礮樓四以禦寇寇往來

有所顧忌以掣其勢繇此城已光緒三年知縣特秀溶池長六百

九十二丈五尺濶面丈底若深半之

舊志載明以來他建置抑有可攷者知縣署在城中正北踞大金

山元季兵燬明洪武二年知縣郎廷珪建終明之世修者三景泰七年

滑賓成化十三年王舉復建者一正德十年燬者再正德六年崇

萬曆十五年樊兆程國朝順治二年知縣穆爾謨僅事修葺康熙初旋圯九年知縣

俞廷瑞乃重建焉俞廷瑞重建大堂記古人之言曰士人幸一邑

可為之事矣余蒞贛時佩服斯語撫卹之中加釐剔焉凡興廢舉

衰以次就理大堂燬於明季迄今三十餘年無更置者吏率就退

食之室以聽事陋矣至於東西廡廡并無存者胥役每散衙參輒

僦處民舍營私誤公皆繇於此余簿書之暇詔匠計工約費若干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四

緒因出奉稍稍庀材用先營兩廊舍以藏冊籍處掾吏廊舍既成

乃謀廳事始於辛亥十一月迄於壬子正月凡三閱月而堂成堂

仍五楹崇於舊者一尺八寸棟旣新丹牓悉具堂旣成是年蝗

至復返歲少登民之流散四方者漸歸廬井日充烟火相接駸駸

乎榆有起色矣使繼此數年歲無凶札士安絃誦民力耕耘不稱

淮北樂土哉信乎堂之興廢謂非關邑治盛衰不可而余因有感

焉昔漢文之令曰凡有司之治所廨舍無墮壞有增修不煩民力

者加一選余之為是役非為加爵也非以侈觀也非有贖緩之資

羨餘之積也祇以臨民出治等威係焉因陋就簡褻已甚耳乃遲

之三十年之久而忽起荒臺廢砌於一旦若有待於今日者謂非

物之廢興必有一定之數耶後之君子登斯堂撫卹幾何釐剔幾

何無失余今日建者之意庶斯堂賴以不朽矣倪長犀俞侯重

修大堂記署之有堂所以臨民出治也以辨等威以昭軌物胥是

託焉贛跨山為署堂適居眉頂問俯瞰閭閻林林若拱等尊物飭

得臨象矣而形家者言且以風氣替興視署治舉廢微吏獨以邑

實賴之前此屢燬屢修復若某歲時某長丞悉有記重作事崇

治功也明壬午再燬於兵自後三十餘年無議復者雖中更數吏

廨舍亦稍葺而戊申地震圯又畧盡夫庭階弗飭威孰辨矣堂陛

弗優度孰昭矣處吏無所治實陋觀乃疆域猶昨井堙未改至於

風物人才視昔秦越且不謂形家者言之旣信不可歲庚戌四明



俞侯初莅贛視事之明日見夫賓進於庭者父老聚於階左右執  
事者懷籍立庶下退則儼居於外舍侯愀然問故吏為述曩說遂  
一亦惟是然欲新之而以時未可也夫吏以聽政政以體民豈繁  
故亦惟是然欲新之而以時未可也夫吏以聽政政以體民豈繁  
擾是故先王之訓曰凡物不足以及舉大事則如不舉焉閱明年  
治贛既期月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勸學授方不舉焉閱明年  
治贛既期月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勸學授方不舉焉閱明年  
庶者升自庶譁然為侯誦治狀且揖侯請曰侯之臨階者升自  
於未是庭焉階焉庶然為侯誦治狀且揖侯請曰侯之臨階者升  
而弗未敢遽也聞之合弗順弗可以舉事器弗待耶侯曰唯時可  
親弗未敢遽也聞之合弗順弗可以舉事器弗待耶侯曰唯時可  
有日矣而於民則既親於合則既順侯慨然曰先王雨畢而除道  
水潤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稼同之執  
此其時哉乃命匠人為我陳規乃命陶人為我具器乃命冶人  
人礪人時哉乃命匠人為我陳規乃命陶人為我具器乃命冶人  
而堂成計挺與緡當以若干費悉侯所蠲奉無城旦鬼薪之資焉  
由是而解舍而門而亭而祠而藏而館俱以次釐葺既落成侯乃  
進邑之紳者冠者農者販者庶人食公粟者悉侯所蠲奉無城旦  
令曰於子鄉之孝梯以立者有則以告失此弗治謂之罷民又親  
義敬愛以脩孝梯以立者有則以告失此弗治謂之罷民又親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五

日於子鄉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勤畚畚以悉力於賦稅者有則以  
盡此弗治謂之厲農又親令曰於子鄉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勤畚畚  
新其有審其四時辨其功苦監其於鄉之資審其市之賈旦暮從事  
子鄉之弟以施人食公粟者有則以告失此弗治謂之棄業又親  
無貳律長貨賄以任乃公者有則以告失此弗治謂之棄業又親  
已於是而竣新之義畢矣乃顏其堂曰親民侯於此乎是取哉於  
是羣然登堂以觴侯侯為之卒爵成禮而退因記曰是役也始於  
卒春以三月畢事不役民力不斂民財其制依舊址仍五楹崇於  
昔者計寸十有八簷葺宇具備丹腹塗堅視昔有加署治立風  
氣與矣侯諱廷瑞字天葉浙之奉化人由辛丑進士來知贛治廉  
平明恕而興學重修者四 榮詰咸豐十九年王城道光二十六年彭  
獎士尤諄諄云重修者四 榮詰咸豐十九年王城道光二十六年彭  
恩恢廓然新舊代謝之間或不免有缺畧因仍之憾由來遠矣  
夫以萬姓瞻仰之區基址期嚴以正也規模期高以明也門庭房  
室期其淵然以深肅然以穆也藉無以示尊崇深鞏固而第因陋  
就簡以傳舍視之如蒞民何我邑侯王公來蒞茲土見內外堂廡  
漸就圯傾慨然蠲奉鳩工庀材自堂門房庫樓屏廳室廊宇莫不



煥然更新不費民間絲粟不役民間一人厚給既廩勤加考課不  
逾年而署制觀厥成矣規其外則層樓聳麗列舍分張屹然見嚴  
正之宏規焉望其深邃密室精嚴悠然而見淵深肅穆之懿矩焉觀  
乃憬然思我侯以深沈明敏之才撫茲百里其問心之徵遂俗之  
訟之儆然思我侯以深沈明敏之才撫茲百里其問心之徵遂俗之  
循有本嚴正以整飭者乎其間井里之何以正學校之何以興  
而調劑廢何以勤商賈之何以通疲癯衰殘之何以寒暑雨之何  
其成者乎是則我侯之建署與治術通者矣昔叔孫姑聘列國凡  
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至廬陵香山一隄一亭亦  
足繫人慕思今侯所造其視舍何如其視一亭又何如哉  
詩曰君子攸躋君子攸甯又曰實惟豐年室家綦綦然則我侯之  
所以大造于茲邑者固將以垂久遠致熙和夫豈僅為體統觀瞻  
而已

署凡六重中為堂堂以東為庫為土地祠翼堂下而東西為  
吏役房中庭有坊舊為戒外儀門又外大門有樓舊志宅五重萬

縣馬負圖始建譙樓為大門堂以內為後堂後堂以內為宅宅重遷東若西有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六

院院有廳明林岳重建公廳記贛榆僻處海濱土瘠斥鹵城郭草  
支吏民奔趨弗稱瞻仰今令尹鄒邑王公來蒞是邦下車之日即  
有起廢之志乃于庚子歲五月經始學宮辛丑王寅薦及各壇若  
四郭之門青口之倉以至鼓樓中門靡不煥然維新既完且美無  
有遺缺爰始事於蒞政之堂其刻高重卑移前拓後固已易舊觀  
矣至乃五楹之崇高重臺之壯麗左仍幕廳右為庫藏列庫吏  
戶禮兵刑工承發馬政架閣諸舍宇則腹背環抱羽翼拱趨有虎  
踞山峙之雄有翬飛矢棘之美使非材石陶冶工作程章之各臻  
其極奚克成經始於壬寅仲冬癸卯季秋己亥日訖事王公旋徵  
為侍御史二尹徐侯繼縮邑章眾且請留因舉酒而屬客曰王公  
以經濟之才小試一縣其承宣之善修治之良未易縷數也今既  
辭枳棘赴高岡而鳴朝陽矣後之升茲堂而嗣民政可不思繩其  
武而善其後哉孔子曰政者正也請言其略以自效客有復之者  
曰承接無窮而不可測者事也變遷無常而不可拘者時也微顯  
無體兩不可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理之真而循之則事  
雖無窮而易應也雖不測而易治也故所令者必眾之所欲所禁  
者必眾之所惡真得於已謂之德如諸人謂之政政也者豈止於  
稽案牘督徵稅聽詞訟而已哉古君子之治未有能易此者也矧  
王公行之而已效乎眾咸稱善屬岳記之後之君子尚有考焉



王廷相重建廳事記正德九年正月廷相諭丞贛榆時尹以事被  
逮因署縣事明年八月有廳事之建先是縣治毀於流賊官吏露  
幕視事久矣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儲財蓄食既備乃與五  
旬而舉之茲落成丞乃告其民曰嗚呼營繕之役勞民費財非所  
安輯也茲豈得已哉夫縣有廳所以休上治下宣德流化之道也  
是故圯而弗治露榭草處邑大夫無容也堂委於廉叢而呼叢而  
趨上則民慢民慢則無瞻也風雨寒燠弗蔽屢輟於公庶事之  
不獲已之政也勞靡財力豈所欲哉父老稽首曰茲何力財亦  
何所靡事集四境不聞吐且將喜之矣大夫稽首曰茲何力財亦  
然乎凡務非所急不聞吐且將喜之矣大夫稽首曰茲何力財亦  
民猶將議之況出於民乎此民情好惡之安順之政雖財力不與  
急與父老復稽首以謝不敏是役也凡棟梁榱桷之屬六千有奇  
咸今置之礎礪之屬四十有五乃舊之遺焉徒役五百有奇人各  
役二日工匠之屬五千有奇銀者役五日礪者役五日畫工役各  
有五日坊者二句梓人五旬顧鈴後題名記余初蒞邑詢題名  
所錄名也歲月未遠而跡已漫漶難識矣且石之璞者不盈尺  
憐無以登後賢也茲復勒而表之前者星懸後者宿列姓名官位  
燦如也夫不可掩者名之書也而行之事之不可掩則以實而不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七

名不可磨者石之勒也而人心之不可磨則以澤而不以石彼考  
其政治之得失而因定其人品之賢否則高下之以目者甚於考  
闕之去取進退之畏矣後之官茲邑者將嗣而列焉可不審所以  
自處哉 有房有書舍有賓館神祠在儀門內之東監在儀門內之西

監自王城易牆為甌亦四修 乾隆五十九年王城道光十四年徐  
林春二十五年吳蕊元同治四年王

恩其故有申明亭旌善亭在大門之外我知軒在後堂之右者竝

久廢矣 明樊兆程我知軒記關西夫子為四知之說以拒莫夜金

府也我心誠無愧作何不可與知者苟我心稍一涉於不類上帝  
臨之而后士鑒之十月十日其指視之矣可畏哉榆固僻邑也令斯  
土者多以倖不知而自棄又或恃難知而自恣也顧可知不在我  
乎余謬縮是邑之墨綬昕夕兢兢自矢也迺於廳事之後軒而扁  
之內日我知夫是軒也外之夕大賓所不履也下之左右所不敢  
乎蹈乎公乎私乎毋或耳目是狗而民有誦抑錙銖是營而歎竭澤  
而垂涎鐘石乎毋或耳目是狗而民有誦抑錙銖是營而歎竭澤



乎母或伺察為事而民苦側足乎母或初志清明而終鮮合德乎  
有一于此我自知之一時督亂一念恣睢若無天於上無地於下  
無人之於前自視莫能予何者如鬼責何如清議何箴規在前謗  
隨之矣孰得而掩夫自古聖賢戒慎恐懼卻塗守神三復於屋漏  
而致美於尚綱匪畏天知地知也匪畏人知也畏我知也畏一我  
知而三知自無不與矣我知之義大矣哉雖然循途而往行法以  
俟盡其在我不所可也至於榮枯得失是非子奪固有所以制之  
者若曰我誠不愧也誠不忤也從此我可以獲上下之知而永終  
譽也此不在我  
也我不敢知

今無署 巡檢在青口無署 城守營無署借祠宇或僦民舍以

居臨興場鹽課司故在小河口乾隆中署燬既復十三年大旋廢

今寓板浦倉舊有六曰萬厯營田倉在青口大沙河城頭龍王廟

凡四所曰萬厯崇禎義倉在鹽倉城高店村城子村土山村王彪

鎮縣前凡六所曰天順便民倉後曰兌運在故清河縣治西曰康熙鹽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倉正倉一餘在九里七范家口沙溝村三墩坡凡五所曰天順康

熙常平倉在治東西側凡六所何淵俞廷瑞建嘉慶中實儲小麥

撥振小麥五千八百四十石有奇曰雍正社倉城裏青口為二社在治西儲二千

十四石有奇城頭上林為二社在城頭鎮儲千九百十小河口盧單莊

為二社在小河口鎮儲千二百十大沙河歡墩埠為二社在大沙

河鎮儲千七十龍王廟分水鎮為二社在龍王廟鎮儲千六百四

凡五所三年縣人募建儲高粱黍穀大麥若干石為率凡小麥黃

耆司社正社副凡一石抵社穀二石穆子為粗二石抵石擇端謹矜

三升借時若歲終報縣覈驗司社三年而更其今所有者治右南

倉北倉凡二所南倉光緒七年蘇超才八年九年特秀建北倉光

熙增建積穀倉記攷周禮遺人掌委積以備凶荒司稼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使有荒歲而無荒民為後世置倉積穀所自昉顧常平



社倉在漢宋間已不能無弊蓋常平掌於官社倉掌於民掌於官者朱子所謂為法太密避事畏法則弊生掌於民者朱子所謂里社不皆可任之人聽其所為則計私以害公謹其出入則上下相遁其害又甚然則言積貯必與常平社倉相為表裏而有備無患者則莫善於今之積穀倉其穀輸之於民而守之以官樂歲資其狼戾故集事易官民互為稽察故防弊周誠良法也官樂歲資其西北近山高仰而憂旱東南近海沮洳而憂澇風雨時若僅供卒歲之需耳夫金穰木饑五行代運豐歲不可常桑土未雨之謀奈何弗亟前合蘇公超才特公秀承檄建倉積穀有差因籌資於民費不時集闕數歲始克度地於署之西偏先後建倉三十二間光緒十三年仲春予承乏是邦迺於其後南嚮建正倉五間四圍繚以高垣如人之全體股肱心皆備置大門一局以筦鑰擇邑士之謹厚者任收納出入之數不經胥吏之手上下相維制罔或侵耗庶幾與常平社倉相表裏歷久而勿敝云董其事者教諭徐燦英附生劉鳳文貢生楊愼儲穀粟萬二千三百六十三石七斗有修趙公弼例得連類書之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奇小麥四百九十五石三斗有奇視雍正初過矣當嘉慶時裁四分之一意者兵革之後元氣未復又水旱裁侵之婁告民力未暇給乎贛榆地非狹小而人民至多也籌緩急之備謂宜興復社倉以左右之顧筦子有言不法法事毋常法不法法令不行苟令不法而不審康熙雍正諸倉當時曷嘗不上下孜孜竭無窮之慮也

棲流所一在青口廢 養濟院一在關帝廟南

建養濟院記贛榆接鄰東魯民質直而務農不習懋遷逐利風氣猶為近古自咸同十數年間寇亂相仍內謀保聚外責輸將邑之故家巨室蕩焉靡遺又無蠶桑吉貝紡織之利補救之方民於是重困而貧者猥多光緒丁亥春豫熙奉檄茲土時行郊野竊見罷癘殘疾顛連無告之氓躑躅於車前蹙然內疚思所以收卹之顧邑中向無養濟院考稽稅則亦無額徵銀米甚非聖天子惠養元元意也 因於署東南門大街捐奉購民房一所計屋十三楹前後分男女二院先收養男婦四十名或謂令長之奉入有常而窮民之待養無盡是區區者庸有濟乎子曰固也此子之所以亟為謀也贛之無養濟院不自今日始矣前之令長豈無病癩之抱顧不果濡忍相待以迄於今予復待之民無幸矣況子固攝事者也



將欲集鉅貲營廣廈度非旦夕可辦版築未就而代者已來是以  
艱鉅委之人而已居其名惡乎可茲先立始基俾來者循是而擴  
充之修飾之踵事增華什倍於今舉凡蚩蚩無告  
之流咸得所止而遂其生是則予之所厚幸也夫

傳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有事矣臨

民者其非徒享祀豐絜神必據我之謂況于壇坫廟壝之赫如也

今列著于令典者以尊 王制而明祭法其不在祀典或人心所

系或水旱之所祈禱不大遠于禮者附焉

社稷壇在城西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 先農壇在城東厲

壇在城北 城隍廟在治西 明樊兆程建康熙七年俞廷瑞乾隆

胡翼訓殷徙南光緒十三年縣人吳廣俊十七年畢宿焯

嘗攷郡縣之建社立廟必取其為民生世世利賴者而崇祀焉所

甫任贛榆謁城隍廟入其堂棟折榱崩風雨飄搖矣視其廡寸椽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十

片瓦杳不復存矣廟之中神象偃蹇欹仆而無完室矣詢之父老

且尸而祝之絃而歌之況綿世浸遠威靈赫奕水旱疾疫土穀災

祥之怙冒無疆哉忍坐視其頽圯而不心動也越明年度工庀材

紳衿耆庶咸樂相事不數月而功成於曠於奧各有所宜適觀厥

構門嶷然而立也院豁然而平也垣繚然以週旅道砥然而直也

歸然者殿而翼然者廡也由是西而趾望則雉堞相連平高相等

朝光晴霞如旅人之立於戶外而相揖也睇其東則縣治森列學

宮雄峙比屋環繞幾攬全城之勢美哉廟社維新吐納風 八蜡廟

氣亦小邑之雄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之謂也 八蜡廟

在城東迎春亭 光緒十二年特秀建 于翼華重脩八蜡廟記邑

萬物而索饗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自古至今垂為合典贛邑

入蜡廟舊志在城南為邑侯俞公建後改祀劉猛將軍城東郊有

先農壇有迎春亭祀入蜡未始於何年日久將就傾圯幸已  
秋邑侯積厚寸許小者如蠅大如蚱蜢侯隱憂之督民撲捕父老  
子弟雲集響應持械合擊不舍晝夜侯益具饈餉以餉民捕父老  
是不懈益奮數日而蝮斃過半焉復禱於神忽來海鳥千百成羣  
啄蝗食之有黑蟲狀如牽牛噬其遺類由是田不為災民咸頌侯



之德而侯則曰是神之力也乃緇奉誦吉重建殿宇三楹及蒞舍  
門垣皆修整之春祈秋報藉肅觀瞻比年以來年穀順成求給人  
實皆侯之誠有以致之也幸觀其事因爲記之佑而  
在城南故崇禎時特神廟康熙十一年爲蠟索也歲  
萬物而索饗之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秦曰臘周曰八蜡一先嗇  
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燬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伊耆迄秦悉  
行於歲終勝國本朝熙庚戌之二仲名稱不爲余禮或異然皆所  
以報神功重農事也康熙在春秋之履端明曰爲余禮或異然皆所  
而蜡詣蜡所尊俎又蜡心置之履端明曰爲余禮或異然皆所  
心忱焉至於八月又蜡心置之履端明曰爲余禮或異然皆所  
庶政苟午未暇也壬子之夏蠟生者歆無算蝗飛至者天四塞百  
姓呼號與俱去不爲災至於秋稍稔矣禮曰年不順成入蜡不通  
負之方其蜡乃通今既順成而廟貌不作祭仍草間誰之過與於  
是上因往古聚索之時卜廟貌不作祭仍草間誰之過與於  
督事復祠舊依地藏庵左壁茲東拓數武正體勢也南出亦數  
武俾不壓於庵也崇以廉階示尊也環以門垣遂陰幽也祠舊惟  
一像號曰蒲神殊不典茲爲釐正次序而列像之主先嗇配司嗇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南向坐祠田峻位東壁西向亦坐猫虎昆蟲位西壁猫虎則像其  
磨牙俯伏將搏豕鼠之狀昆蟲則像其欲翼縮脰不敢害稼之狀  
若郵表啜則從田峻而東若坊若庸則從昆蟲而西高之深之圓  
禽獸饗報畢及者古先聖王仁之至義之盡也所以重農事也余  
之於神人禽獸犁然而像之者欲氓婦咸知古先聖王之至意以  
庶幾不怠則余與百姓之不敢不重農事也嗚呼祠三礎視舊增  
高潤像入出視舊爲明備經始於臘月初吉落成於歲終除日以  
新像異於曩昔故并火神廟在城西南一在大沙河鎮 關帝廟  
其原本名義而記之  
在治東崇禎三年李樞建雍正十二年衛一在徐福村一在朱汪  
鎮在青口前明及乾隆大沙河鎮三年咸豐者各二 龍神廟在縣  
署西一在末山一在毛墩一在土山一在龍王廟一在范家口一  
在朱稽村在青口者二 天后宮二在青口所謂前宮後宮也前

縣船戶建後 仲子祠在城西光緒十年修 端木子祠在子貢山田  
宮南商建



光緒贛榆縣志卷之三

建寘 城池官廨倉儲壇廟街坊御社集鎮津梁

贛榆之有城自元至正二十四年始平章王信所築也舊志舊係

資治通鑑宋建炎三年山東盜劉忠引眾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將

軍范瓊遣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降仙入忠壁撫諭不言有城當

可高二丈池深四尺周四里十有一步劉芳記四步明洪武二年知

縣郎廷珪正德十一年知縣馮澤十四年知縣謝詔先後增修

芳城池譙樓記正德丙子春河南馮公視縣乃告父老曰曩者盜

起朔方南寇淮楚是邑當南北之衝賊之蹂踐尤甚民皆鳥散魚

驚城中蕩然易稱設險城池非所先乎僉曰善侯乃蚤作夜思計

度區畫分配科派每夫若干築城若干丈高以丈計者三厚半

之周圍四里一十步加以雉堞飾以黝堊不期月而成又以四門

舊無譙樓乃捐俸砌樓三楹臺之高廣與樓等門以鐵葉裹之以

示經久既就緒予偕一二士夫登城四眺眾相謂曰馮公之功大

矣得無一言以紀之乎予曰公之築是城也使之以時而不勞其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一

力取給於官而不匱其財此民所以樂於趨事不旬日而告成與

抑侯於吾贛興學校課農桑平市價除道路其所以保障吾民者

遠矣余不文謹載 萬曆十九年知縣樊兆程始易甌明陳文燧甌

筆以識其歲月云 萬曆十九年知縣樊兆程始易甌城記海州古

郊子國扼控大海跨涉徐揚稱淮安屏障而贛榆處州治之西北

接連莒沂邳邳諸邑滄溟沆瀣山谷岑叢即春秋書夾谷之會孔

子相焉觀其歷階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夫孔子大聖人也固

數語可卻裔兵歸侵地聖人計以下詎能以口舌震讐彝裔消彌禍

謂耶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慎用民力書城郎為戒而於

齊美城邢於晉美城周即聖人未有不戍城以衛其民而能為國

者也贛榆舊有土城日久湮圯高不及肩跛羊登牧上下若坦途

正德辛未劉寇蹂躪達市為墟嘉靖乙卯倭奴狶突壁上無據今

父老譚之猶惴惴怖也萬曆丁亥余奉璽書備淮徐兵民間便苦

得與聞而興革之至贛閱其城尺咫海澳而墳垣蕞爾焦然為之

不窳念今聖明在宥德化旁皇周浹遠邇康又炎霜朔雪雕題鑿

齒之輩莫不稽首稱藩樊令課農興學省賦均徭四境戴若慈父

手足頭目相親相衛奚足介意外然使樊令行而繼之者未必盡

樊君也脫有海島餘孽磨牙搖毒若辛未乙卯卒然騷動安所恃

以衛人民而莫社稷於是進耆老而與之語樊君欣然曰程不敏



兵一動舉城無噍類矣遠引兵去今昭忠祠中三楹設像以祀王  
是也其東三楹祀殉難紳民而祀節烈婦女於西楹以別之自柱  
之誅賊勢頓衰越明年盡殲醜類兵事底定然則城南之戰書知  
非王之靈亦可慶慰已始於同治十三年費細中生而為英歿而為  
靈斯亦先為汪元愷龍方幹許恩普後為汪彤程龍錫恩及恩普  
其事者先為汪元愷龍方幹許恩普後為汪彤程龍錫恩及恩普  
與子鼎霖也  
項聖祠在關帝廟東一在大里莊  
記聖文炳項聖祠  
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非此不與焉項聖祠故  
在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非此不與焉項聖祠故  
早鄉人迎神至則甘雨立沛城中武廟亦建祠禱焉光緒十三年  
嘉興王公欣甫來知縣事時天久不雨二麥未熟禱於項聖果得  
甘霖麥既秋而他穀亦賴以播殖可不謂靈與國策項聖生七  
歲而為孔子師高誘注淮南子項託七歲與孔子辯難而為之師  
他所記載大率如此而已非有民之責者豈其能為山林川澤之  
神歟抑有所託歟未可知也以贛榆為藁故里其說無據蓋不足  
信民之祀之揆諸能禦  
其非秩祀而最古者若治東南宋元祐  
重光寺西有三歲直正朔冬至萬壽之辰縣官以下佩綬雖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于以修儀適而祈 皇慶要與但崇象教者異已  
年萬歷十八年修康熙中圮僧海蓮修乾隆五十九年重建正統九

年萬歷十八年修康熙中圮僧海蓮修乾隆五十九年重建正統九  
修有田凡五頃三十四畝有奇王城重建重光寺碑自來名區  
勝壤必有法字梵宮非佞佛也為祝釐也祝其南城之重光寺  
肇自宋元祐五年尋修尋圯至國朝康熙戊申歲地震後廢而  
未葺蓋百餘年乾隆癸丑冬子奉檄宰斯邑止存茅廬三椽容朔  
望跪拜而已詢之寺僧稽之邑乘蓋香火凋零久矣於序是非祝  
海之雲臺求木於西方之寶樹經之營之是版是築大殿僧寮次  
第以舉於是一百四十里內五鄉三十鎮士庶商民鼓舞踴躍爭  
相景附樂為檀施珍財川流錢幣山積二載而功乃告成易額曰  
清泉築以淨土巍殿五重長廊四匝越二載而功乃告成易額曰  
重興寺紀寶也則見岳峙蓮披簪雲削霧危樓欵空深房曲地重  
檐鳥飛梵宇霞合金碧連螢銀黃拂戶垣墉照琳牖而陸離階凡  
飾綺檻而藻麗石楹承拱佛體潔玉寶鼎鑿黷而焚旃檀燈焱  
燄而燃聖火爾其天祗翕關坤靈負砌聖流垂眉法侶合掌虎伏  
大乘龍蟠巨指天花拈手擎獸拏肩窮繪事之靈奇極佛門之色  
相二尊瓔珞如覩鷲山入寶莊嚴儼輝象教子惟是敬聯鴛序恭  
拜龍光萬歲齊呼進升恆而交頌四時紀瑞仰紉纒以呈輝



甘露清塵和風拂坐香霧結蓋慶霽垂珠佛號嵩聲遠近合響羣  
黎億姓愉悅動顏又為坐空守寂者供香積需抱玉飛錫者給伊  
蒲饌劃仙邱官荒之地為本寺香火之田立石以志永垂萬禩乃  
為銘曰於赫斯年永錫純嘏其祝其之輝整飭梵宇德水長流福  
山攸覩於萬斯年永錫純嘏其祝其之輝整飭梵宇德水長流福  
燁煌金碧古殿雲飛疎松翠滴靜樓真歡騰祝是宅窈窕禪宮  
所蝕風雨所飄琳宮頽落金象悲號爰咨於眾志洽非勞鳩工飭  
材曾不崇朝其萬壽勒之貞珉用昭不朽其四輩飛海涵地負以奉  
金城之陰有重光寺焉創自宋元祐五年元季以兵燬前明重建  
南祖澄縣民顧橋劉棟相繼修葺地宇宏敞廊廡幽邃古木喬林  
交青接翠黎庶祝釐禮佛者常以歲時叢集於斯焉我朝康熙  
熙七年地震七日舍宇俱頽惟大殿獨存自是而後日剝月蝕風  
雨漂搖曩時之祇樹琪林漸化為荆榛荒穢而邑民食帝力享  
太平逢國大慶思所以致其歌祝者皆以梵院促狹未為善地見  
重光寺之遺址輒慨然與歎會侯王公來蒞茲土興利除弊講  
義詢其盛衰之由以興復為已任迺以重光寺為請者侯亟往視  
其工力擇吉而興工焉先營後殿次定山門繚以圍牆置前殿列  
東西廂而大殿乃歸然起焉蓋不踰年而規模已具巍乎煥乎觀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十四

瞻為之一肅矣維時恭逢 萬壽節我侯率僚屬行朝賀禮坐班  
於山門之內東廊而闔境士民皆焚香頂禮稽首頓首於山門之  
外嵩呼一聲與佛殿之鐘聲佛號相應維時覺光天化日中祥雲  
瑞靄糾縵氤氳是佛現光是天垂象是萬姓之喜氣洋溢中祥雲  
下渾然不可得而名也僉曰寺其重與哉遂顏之曰重興云由是  
而曲院而禪房而高閣侯猶將次第成焉夫興廢之常盛衰無定  
亦惟視主之者有其人耳向非我侯追尋往蹟具無量慧力安能  
於期年之內成此善舉使民情歡暢一至於此哉余不敏目覩其  
盛援筆記之乾 有塔曰青雲久圯其遺址巋然尙存 董杏建青雲  
隆六十年十月 有塔曰青雲久圯其遺址巋然尙存 塔碑夫自有

天地則有氣運有氣運則有往復當其往也無人謀之功則不可  
以挽迴於其際此不獨一邑然也吾榆在昔閭閻殷富人物焜煌  
山川草木潤媚而韶秀准干以北稱美區焉剝落至今殷富者消  
耗矣焜煌者黯淡矣潤媚而韶秀者且枯庸而無色矣豈土富人  
物有異乎昔哉說者謂會當百六氣息奄奄機而不舉何自而觀  
國運焉顧當其任者非謙讓而未遑則因循而謝侯李侯錢蕭二  
成也乃天牖鴻圖斷必有續一東南一峯突兀忽立非能轉禍為  
師挽迴于其間贊襄於其際此議創自廿載以前實繇先君大夫  
食時訣以奏此績之成也哉此幸至虞侯繼是說而拓之基謝侯李



侯喜是說而承其緒錢師蕭師助是說而登其績又得周尉維持其間也塔成七級眉目青雲志文運也是功也成無問閭人物山川草木還其曩昔而涉躋其巔滄溟東匯能無鵬運之思乎夾谷西列能無宗聖之想乎羽山南鎮能無聖功之慕乎至於四時成在崇禎庚午時閱四朝費金錢不訾董其事者不敏杏廩生張際可閣餘康徐可久附生柳憲文也董瑀建青雲塔院碑從來梵刹多浮屠其建以為文峯莫考所自始大要取其秀起則總不離形家者言近是邑自漢唐文獻不傳宋則胡松年以制科官冢宰而單公選登文天祥榜拜參政殉難匡山明興以還余外家祖裴公成魏科躋大卿以文章著稱於世其餘科名踵接代不乏人蓋其時山川之秀不禱祠而常靈人文之美不振矜而奮盛者矣乃自先王大父一登賢書遂難為繼於是用形家者言始於郭東南里許土阜建塔其上二十餘年始成又十餘年而不佞幸售距先王大父則已七十餘年云其間英人天授虎繡龍雕面壁焉無所歸功不以為形家言之既效不可未幾而季昭張子應運崛起出光氣攝高名如取諸寄靈地鼎天豈非人事哉形家者言又何居焉塔經始萬歷己未成于崇禎庚午拈据累禩始竣厥工蓋締造若斯之難也塔既成更將創精藍壽勝蹟會邑侯穆曰金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閨籍來莅茲土而又值選造之年爰以茲舉請命侯慨然縟奉鳩材鼎興立就余知必有驂房駟而超天河者相與嘯踏雲霧而去以為此矗矗斗漢間奇應矣是院也凡地他寺觀無名義可說比三十畝左文昌閣後廣生宮與之鼎立云

于墟里亭舍因所在而系之以存名蹟猶酈注桑經云爾

街略如舊志凡由治以前東至北門街西至城隍廟南至南城為

治前大街 治以南南至南城西至西城東至學宮仰山門為十

字中街 城隍廟街南亦至南城廟西有廣生宮 南門大街北

至關帝廟 西門大街東至學宮仰山門 北門大街南至學宮

外泮城以南馬廐四街南至豬市汪北至演武廳東西各至土地

廟西土地廟演武廳俱圯南有延壽庵西南半里地藏庵張仙廟

又半里裕德觀觀西有并甘洌東南有玉皇廟 城以西西關十



字中街官廟東至西城門西至土地祠北至三元閣南至觀音閣

樊兆程西關觀音閣記榆之地美可家也榆之民無徒庸之憂無  
接遞之煩尚可以生生適有居也榆之關市四達於東省而海口  
各擅魚鹽之利亦可以立三家之墅而競分毫之利也乃四顧民  
居作業蓋庶者什之三五椽而飭者無一二矣貿易化遷者率奔  
走於新壩板浦之區而縣西關及青口分水等鎮商賈不取託跡  
焉余始蒞任深訝之莫得其故也意以為民愚且惰也詢之父老  
再進父老而詢之眾方告曰榆之先豈不稱殷庶哉比年以來長  
老子弟苦於額徵之內增羨金條鞭之外派總里贖銀追科雞犬  
不甯里魁市豪衙僧依憑城社以一索十指公殖私倍息開張罄  
脂膏而朘削之民即終日不獲嬉飽安能為居室計哉尤可患者  
民纒構一椽創一室官府即籍而記之以為富有疊差困之矣民  
方召一商市一物官府即從而徵其貨強半收之價不半及矣蠹  
害相仍蕭條良有以夫余聞之憮然涕下曰有是哉官以安民也  
何忍毆民為也與父老約今當為民一切罷之毋久困此一方也  
未幾西關之市飾新繕故者比比撤茅陶甍旗亭鱗接商旅率攜  
囊中裝藏焉物貨山積星繁風景頓異於昔矣余又慮關鍵不固  
將有怯篋探囊者得而乘之也乃下令於四達之衢各飭高垣重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十六

門以謹啟閉焉義民張應元獨獨百金構閣於市南奉觀音大士  
像祀之蓋借神力以垂久遠焉耳嗟夫託廬而處爭利於市孰非  
民情哉司牧者謂察民之情而多方休養安全之芘其廬井保其  
市塵不啻家之垣門之鍵也孰不忻然日莫麗其中交通有無  
以就吾之疆理者獸逸鳥棲豈其情哉且治邑猶治身也治身者  
倘元氣不完疴痿立見誠葆養順適俾元氣盎然即顏貌因之而  
光澤財與力非民之行藏不可必過此以往關市之興廢余亦何能  
竊祿茲土有年矣行藏不可必過此以往關市之興廢余亦何能  
必也俞廷瑞重修觀音閣記榆西關為通山之數郡之要道交  
衢有觀音閣崇構中窾下通行人其來久矣自地震傾圮過者  
太息癸丑夏榆人集貲修葺青鳥家言閣與馬  
廠之玉皇閣城北之三元閣鼎峙頗關形勝云

其坊表舊有而今廢者繡衣坊在洽南為御史匡翼之 承恩坊

在西門內為贈御史裴璋 又有恩光坊為贈戶部主事邵廉

御史坊為裴天佑 青雲坊在洽東為舉人尙維善 諫臺繩武

坊在西門外為給事中匡鐸 承宣坊在洽前 尊德坊安仁坊



在治南 興賢坊在學宮西

縣故有四鄉十四社五十六里里故謂之畱南安富鄉鄉有在城  
社高店社殷家莊社社有十六里 西南光孝鄉鄉有朱孟社新  
溝社班里莊社門樓河社社有十六里 西光源鄉鄉有上堰社  
赤澗社厲義莊社社有十一里 北崇義鄉鄉有朱尹社石橋社  
徐福社荻水口社社有十三里乾隆中一切并省王志并其名佚  
焉夫都畱之因革井里之分合民俗純雜之所繫而庶政攷鏡之  
資也劉歆有言與使廢也毋寧過而存之王志田賦後區為八鄉而不志其名  
縣東境最儉獨一城裏鎮集仍不在鎮而在城五十一日集其東南十里  
為青口鎮縣易奕殷阜勝處也閭閻撲地塵粟幕空交衢雜五方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十七

之人鬪市臭干鈞之鮑車來賄遷蓋無日無之圩曰和安咸豐十  
年築周九百八十丈高八尺汪元愷青口和安圩記圩名和安無

時程土物平板幹寬之以歲月差易耳若兵燹疊經商富駭散取  
材頽垣斷壁咄嗟立辨於旬月間寇眾蟻集而已可依憑為戰守  
雖曰人事豈非天哉先是大江南北寇亂赤眉大槍所在蓬起上  
游屢檄青口築圩董事者謙讓未遑而有咸豐庚申九月皖匪之  
變余時挈家浮海上歸來盡然傷之與周子曰森等謀聘王守戎  
得勝招餘黎團練甫畫築圩畚揭待集辛酉五月東匪一再擾青  
口地四平無險可據彼眾我寡將何以戰夫情每窮而思奮事以  
說而忘勞其理勢然也爰擇六月望後三日鳩夫濬濠爭先受甬  
浹日而成之搜廢宅磚石築垣墉兼曉夜治守具甫而月牆高不  
踰丈而方圓畢施偵者走報曰皖逆大至招眾登陣燃巨礮殲乘  
馬賊一王守戎邀擊之馘數十生擒六人以入夜則銜枚斫其營  
賊驚遁仍鳩築如初役迨十月皖寇復集則深溝高壘皆然屹然  
賊曾不敢摩我闕而枚我闔矣圩高八尺延袤九百八十丈有奇  
門四礮樓凡三十二渠溪環抱新水活也睥睨參差列塘壯也敵  
樓雲互檐牙峭也戰壘星羅歧翼雄也俯而瞰仰而窺誰為為之  
謂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青鎮南枕大河承沂浸下流每盛夏



驟雨河水暴漲者累日茲役也三十六兩之期輒應而馮蟻切和  
若逆計寇之將至而不使一日廢事者執役集萬夫畚築於烈日  
中曾無我痛之歎殆有蔭暘而樾庇之者乎況四門屢屢巨石周  
疊庀材者輦石至動合尺寸楹榭綸連方資異材而遠商之航而  
來者獲佳木如林焉豈非天哉抑不佞猶有說里俗舊  
稱善良亂後輒稍稍易圩既成竊願斯人返乎敦龐以無負天所  
以生成而奠安之之意同治元年十二月又南去治三十里范家口鎮又東南二十里

地藏院又南去治五十里小河口鎮二七城以南為馬厰鎮三  
日集又南去治十里小沙河鎮又南十里聖福寺又南去治二十八

里仙丘鎮又南去治四十里盧單莊鎮又南去治五十里大沙河  
鎮枕岡帶河居廬累千米穀糴糶輦運不絕牲畜之市唯在夏始  
而已青口以下斯其次焉圩周九百丈高八尺同治元年築四年  
陳乃誼朱世棠等始加以甌有釋迦院泰山行宮東嶽天齊廟英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濟王廟僧王廟自來寺相傳有大士象隨潮夜至者也二七五又

南去治七十里臨洪鎮有彌陀院三官廟 逾馬厰迤西二十五

里為觀音院其去治三十五里為門樓河鎮二七有東嶽廟又西

南去治六十里太興鎮又西去治七十里歡墩埠鎮一六又西南

去治八十里上莊鎮又西南去治九十里綵莊湖鎮三八城以

西為西關鎮又西去治二十五里順化鎮舊名王彪知又西去治

三十五里城頭鎮四九又西去治五十里班里莊鎮有玉皇宮東

南有洪福寺有開名揚萬曆四十三西關迤北去治二十里東

吳鎮又西北去治三十里西吳鎮又西北去治五十里興甯鎮又

西北去治八十里上林鎮舊名黑林知縣蘇城以北二十里為

年重修洪福寺記碑

正蒙改三八日集



朱汪鎮

日集一六

又十里為興國寺

城東北十八里為興莊鎮又北

中岡跼鎮又東北去治二十里龍王廟鎮

日集四九

有東嶽廟又北去

治四十里石橋鎮

日集二七

北有望海寺又北去治五十里柘汪鎮又

北去治七十里分水鎮

有王志不載而見於俞志者西青墩鎮西南金墩鎮廢西北朱週鎮

凡鎮三

十無集者十有六非鎮而有集者三治以南五十里曰墩上集七

十里曰董家莊集

并一六日

治以北十里曰厲家莊集

日五

重明寺

在城

毘盧寺

在港頭村

東嶽廟

城子村土山村

壘墩村

大里莊

子村埠地村

高店村

岡上村

洛要鎮

凡口十有四

舊志十三

圖九口而已何其疏也又俞志有柘汪無東關

口王志有東關口無柘汪踳駁益不可攷今準縣境所到參以咨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十九

訪次第南北著于篇最南者東關口迤北小河口劉家口范家口

唐生口宋家口青口興莊口朱蓬口潮河口柘汪口林子鋪口響

十口荻水口青口自乾隆五年以前但獻者勿問其它商船一切

封禁

順治十四年禁康熙二十一年禁開五十七年復禁雍正三年復開七年復禁

聞諸故老其時怵海

民居數百家落落可數也既大吏題請運豆太倉劉河報可於是

幾舸大扁往來南北廢著者贏利三倍市廛甚盛益興游手空食

之民仰餘瀝其間者以數千計稱便利矣下此惟朱蓬每歲春月

魚鰕蜃蛸大上北販沂兗西走豫晉南通江浙舟車駱驛相屬號

為繁區興莊多鹽池竈戶響十口其地十里行者拄杖叩地有聲

荻水東三里曰斜石為贛榆安東衛界衛民以海禁輒逐界石口



東岸以便獻采俞志所謂無事利歸于衛有事禍嫁于榆亟宜釐  
正者也鎮有東嶽廟朱蓬有海大魚骨為梁曰魚骨廟

津十有一小沙河大沙河青墩俞志治西十八里河城頭河班里莊河董

家灣河治西六十里石堰河治西北三十里朱汪河石橋河分水河龍王廟河

朱汪龍王廟秋冬水涸有梁

梁四十有六城東南青口橋四東橋舊為縣周氏建同治間既築

橋顧需甯青口東橋記夫人為善於鄉以一人之力成千萬人  
之所其便苟得勉焉無弗勸也一人倡之其子若孫踵之繩繩繼  
繼奉為家法有勤而無券難矣青口故水陸商賈會集之區居廬  
萬家迄東而西六七里皆夾河而居以三橋為利涉由來舊矣東  
橋又南北之衝輪駟絡繹旦夕不絕其河受眾水以入于海海潮  
自東逾橋以逆水泥淖淤壅積而日深歲際夏合大雨時行平原  
之水併注合入則又具崩崖倒山之勢當斯時也雖石梁不足當  
其一決矣於是居人始定木橋橋植長椿橫鋪以版漲則拆而代

光緒贛榆縣志 卷之三

以舟水平則復歲以為常居士周季章敦行人也慨然願任其役  
乃出貲購巨木為橋橋長百餘步寬可并驅其拆建如眾議先後  
無失期由是行者便之如履亨衢焉季章歿子中黃繼之中黃歿  
子軼羣繼之蓋自建橋以來人之利濟者幾百年而周氏已歷三  
世矣夫人之好善性所同也而或緇於力之所不能逮有中止焉  
以余觀之周氏家非甚富而祖武孫繩搏節儲蓄以為斯橋計者  
閱數世如一日其視橋之興廢如家事焉豈非積善之家歟季章  
名最成三舉鄉飲賓中黃名理監生軼羣名邦俊州同知乾隆五  
十二年 永濟橋 嘉慶二十五年縣人董樹建石 小河口橋范家口

橋三雙樹橋二浦南橋久浦北橋自范家口下故縣人董宗鼎城

南朱稽橋二十里乾隆五十一大石橋二十大沙河三橋東橋在

後中橋在劉家莊後皆募修西橋在蔣兒莊前縣人張永慶朱希

正孫斯超及慶子維新維印李會慶李可榮黃必萬朱克迥先後

增修嘉慶中河漲橋道 鳴鳳橋恩聯橋故陳山建後縣婦五里橋

俱沖決後淤平復修 嘉慶間縣人 普濟橋縣人孫德成橋義升橋道光

五里 廣濟橋吉體仁建 普濟橋縣人孫德成橋義升橋道光



年縣人朱萬福橋光緒六年縣人陳兆松等募修以上皆近沙河鎮盧家站橋四十里章埠

希榆建 墩橋臨洪橋七十里城西南普渡橋三十里石工光緒六年縣人徐國璋徐道宗募修門

樓河橋范家口橋六十里故范氏修今圯上莊橋 城西人濟橋明縣人閻世化等募

建吳廣俊 紫陽橋一里有紫陽觀 城北厲壇橋一里大石橋五里故縣人仲

時昇建子悟修光緒十一年 有三官廟匡家湖小石橋馮家鼎等募建坡

知縣特秀諭馮家鼎等募修 資倡建今猶仲氏董之 城東北會潮

石橋十七里縣人閻湛建朱汪河橋縣人仲時昇及子悟募 潮河橋三十里

橋十五里舊名大石橋明龍王廟河橋縣人董思樂任其事 羊橋五十里 柘汪橋 巨頭橋七十里